



生活滋味

春来腌蒜香

□张汉林

读贾平凹的《带灯》，书中写到小蒜炒了调饭吃，“冬天一过，野小蒜是出来最早的菜，尤其是炒了调饭，味道特别尖，打老远都能闻到香气”。又读王祥夫《随笔七章·秋野菜》，文中小蒜的吃法和贾平凹又不一样，“我们这地方把野蒜叫作‘小蒜’，主要是因为它的棵形小，小蒜很难见到长到很大的，它总是细细的叶子下边再长一个小球，就这么个样子。其味辛辣，以之蘸大酱，其辛辣直冲鼻子，但很多人喜欢吃，拿一个白面馒头，来一束小蒜和一碟酱，会让人吃得有滋有味。”王祥夫是东北人，他写的是典型的北方人的吃法，吃小蒜像吃大葱一样蘸大酱吃。这让我想起家乡的小蒜。

小蒜也叫野蒜，一串串一丛丛地青绿在春天的蚕豆地里，我们挎着苇篾篮子，手拿小锹到蚕豆地里挖小蒜回来给大人腌咸。我记得小时候常用一根圆细的小蒜叶，插入天井的洞眼里，以掌击地，念咒语一样喊几声，提上蒜叶，一条小虫子钩住蒜叶被拖了出来。腌小蒜，有时令。开春腌小蒜，过了这个季节，小蒜就会抽出翠绿的细茎，开出一朵朵小花，然后结果实，就老了。洗过的小蒜水灵灵地躺在天井里芦苇编的箔子上，蒜叶青绿，蒜根雪白。打开小蒜罐子，腌过的小蒜黄爽爽的蒜香扑鼻。《随园食单》里说腌芥菜炒嫩蚕豆，甚妙。我觉得腌小蒜炒嫩蚕豆，更妙。小蒜衬底蒸咸肉味道尤妙，小蒜咸，咸肉香，油腻腻的小蒜吃起来比咸肉有味，比咸肉还好吃，极下饭下酒。

小蒜的茎叶像葱，像蒜，又像韭。小蒜的根为球形，白色，其实就是一个独头小蒜或葱头。小蒜集葱、蒜、韭味于一身，钙、磷含量极高，降低血压、降低胆固醇等。

小蒜为中原本地所产，大蒜为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种植，和胡萝卜一样，是正宗的胡菜，又叫胡蒜。《尔雅正义》记载，一次黄帝登蒿山，中了莠芋之毒，嚼食小蒜才解了毒，于是开始收藏种植蒜。这个蒜是小蒜，那时大蒜还没有传入中原。大蒜能杀菌祛毒，可生食，可腌制，被称为“地里长出的青霉素”。其实小蒜也有这样的功效。大蒜热情奔放，是豪放派。小蒜婉转含蓄，属婉约派。

小蒜野生，大蒜不是。有些种植户为了大蒜好看，给大蒜喷上叶绿素，显得青绿，没有黄叶。由于除草剂的大量使用，故乡的小蒜已经越来越少了，小区附近菜市场好像也没有见过它的身影。



流年碎影

烈日下的桑树充满生机，洋溢着生命的芬芳，那是大地的味道，那是村庄的味道，也是家的味道。

桑葚香甜满枝丫

□沈春涛

轻柔的暖风如同信使，悄然拂过老家门前的小桑园，桑树欣然开始梳妆打扮。

悄悄地，一些嫩绿的芽儿从灰白斑色的枝条上探出头来，生长在芽鳞叶内的花芽随叶片同时开放，犹如懂懂孩童，怯生生地张望着这个世界。桑葚花开时，花芽同时来到这个世界，寓意着同甘共苦。

“沿河看桑一排排，手摇船桨望郎来，娘问姑娘你望啥，我看桑葚满树熟……”这是小时候家乡一位说书先生教唱的童谣，让我印象深刻。

20世纪60年代，家乡的小河边、水塘边都有几棵高大的乔木桑，桑叶可以养蚕。桑树成材之后，可以加工成桑木扁担，由于桑木的纤维长，韧性好，是农民上河工用的上等劳动工具。谁家生了几个男孩，都会说某某人家有几根扁担。

桑葚在里下河地区叫桑枣，这种水果不但酸甜可口，而且是土生土长的农家货。几经日晒雨淋之后，紫红色的桑果，就成了孩子们“打秋风”的对象，嘴馋的小伙伴总能一饱口福。

20世纪60年代后期，江浙一带的农村普遍推广湖桑树苗栽植，用实生桑苗嫁接，可获得优质高产的桑叶。农民栽桑养蚕，找到一条致富新途径，但这种桑树很少能结出可食用的桑葚。

童年的记忆是色彩斑斓的，桑葚成熟的季节总是充满故事，最难忘的莫过于吃桑葚掉进粪坑的糗事，长大后一直难以忘怀。

记忆里，五爹的房后有一棵乔木桑，树上挂满了桑果，一般人家的孩子碰不到一颗桑葚，五爹看得可紧哟！

初夏的午后，我和大哥一起找到五爹说：“能不能给我们兄弟俩吃点桑枣，不然也是给鸟吃了。”五爹说：“自家的孩子，去吧。”

乡村人一般不会把桑树种在房前屋后。五爹家的这棵树地理位置特殊，生长在牛粪坑旁边，俗称“牛汪塘”。树姿健壮，枝条纵横，四米多高的主干在微风中摇摇晃晃，枝叶你推我搡，半青半紫的桑葚树果在阳光的照射下十分诱人。大哥像一只矫健的猴子，轻松地爬上树梢。他一边品尝桑葚，一边赞叹，好甜啊！引得我羡慕不已。

我也鼓起勇气，小心翼翼地向上攀爬，刚采一颗桑葚，手一滑，“哎呀！”我掉进粪坑里了，五爹听到我的叫声，不好！快步跑到粪坑边，连拉带拽把我拉出了粪坑。“乖乖，好在是干粪坑，没伤着吧？”我点点头，他从地上用手指沾了点土抹到我的鼻子上，嘴里不断念叨：“别怕，别怕。”

桑葚没吃着，我憋了一肚子气，难过极了，十分沮丧地跑回了家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桑树产业的开发已进入商品化、市场化运作的时代。有不少企业建起了农业生产基地，桑叶茶、桑葚干果、桑葚点心、桑葚保健酒等都已经进入市场。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体验一把采摘桑葚的乐趣，把桑果园当作亲子活动基地。要了解桑葚，就得靠近她，亲近她。桑葚挂果初时呈青色，其味酸涩，而后渐渐变红，再呈紫黑色，其味道才会变得十分甘甜。

“殷红莫问何因染，桑果铺成满地诗。”晶莹饱满的桑葚，酸涩清甜的滋味，感觉非常甜美。此情此景唤醒了我无数美好的回忆，曾经的小伙伴早已不是当时的少年，那些逝去的往事只能在记忆中回味。眼下熟透的桑葚，风一撩拨，就簌簌跌落，宛若一位怀抱琵琶的女子，倾诉着浓浓的乡愁。

桑树全身是宝，有“一树四药”之说。烈日下的桑树充满生机，洋溢着生命的芬芳，那是大地的味道，那是村庄的味道，也是家的味道。

奔着桑葚的味道，我迈着轻松的步伐回到家乡。望着老家沿河栽植的桑树，正值盛果期，紫黑色桑葚点缀在青枝绿叶间，挺立的枝条张扬着一股蓬勃之气，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下。我的心中像有一股涌动的清泉，流向远方，隽永绵长，久久不愿离开。



农家风情

晚风是个调皮的孩子，一把撩起小河的裙摆，河面立刻漾开细碎的笑纹，那咯咯的笑声响彻云霄，惊得河边的垂柳晃了晃腰肢，岸边的水鸟扑棱着翅膀，带着一串涟漪躲向远处的芦苇丛。

晚风亲吻的村庄

□何宇红

一群叽叽喳喳的小麻雀，争着抢着，把最后一抹晚霞衔进云里，晚风就踮着脚尖，溜进了村庄。

晚风是个调皮的孩子，一把撩起小河的裙摆，河面立刻漾开细碎的笑纹，那咯咯的笑声响彻云霄，惊得河边的垂柳晃了晃腰肢，岸边的水鸟扑棱着翅膀，带着一串涟漪躲向远处的芦苇丛。

风掠过麦田时，麦穗齐刷刷点头致意。渐渐成熟的麦子裹着金黄的香气，它们不约而同弯下腰，交头接耳，对风的多情议论纷纷。那些饱满的油菜荚被风逗得轻轻摇晃，沉甸甸地压着枝丫，仿佛藏着无数要被风偷走的小秘密。

菜园子是晚风最爱的游乐场。番茄的小黄花被吻得轻轻颤动，垂下小脑袋，像极了害羞的小姑娘。青番茄挂在枝丫间，默默看着不说话。

黄瓜苗和长豆角顺着架子往上爬，细长的藤蔓缠着风的手臂，努力想要攀到更高处，去看看天边的云彩。

风穿过篱笆时，特意放缓了脚步，生怕惊醒了打碗花淡粉色的小喇叭。那些花朵是一个个小孩子，一张张粉嘟嘟的小脸蛋，随着风的节奏兴奋地摇晃着，它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。

门前屋后的月季花，最懂得回应风的爱意。红的花瓣在风中舒展，像在拥抱整个世界；粉的花瓣被风逗弄得微微卷起，娇柔得让人心疼。连茎干上的针刺都被风抚得柔软，将甜香撒在空气里。

一户人家菜园旁边，三两丛虞美人、一大簇蔷薇花也都借着风的手，把自己最美的姿态展示出来，整个小院都浸在温柔的芬芳里。

土狗和家猫也感受到了风的邀请。小黄狗追着自己的尾巴打着圈，和大黄猫扭打成一团；两只狸花猫紧紧依偎在一起，任由风梳理着它们的毛发，对于我这个不速之客，它们爱搭不理。

一粒蒲公英的种子，被风温柔地吹过，轻轻拂过我的鼻尖。我忽然想起自己也像它，被命运的风推着离开村庄。然而，无论城市的霓虹如何闪烁，也改变不了我骨子里的淳朴善良，力争和庄稼一样敦厚、谦逊。

一缕炊烟，不慌不忙地从烟囱里钻出来，被风托着慢慢升腾，送上云端，化作云的一部分。

劳作一天的人们扛着农具归来，脚步都被风催促得轻快起来；一位老大爷在给菜园子里的蔬菜浇水，笑咪咪地和我打招呼；孩子们追逐跑过，笑声被风卷着飘向天空；屋檐下的燕子听到吵闹声，赶忙归巢。

风掠过屋角的艾草丛，把清香送进我的鼻端。我不禁停下脚步，轻轻掐一片艾叶，揉碎了，在鼻尖深嗅，要把这味道融入血脉里，让我无论走多远，都不会忘记自己的根。

暮色渐浓，村庄也安静了下来，风也玩累了，轻抚着每一片瓦檐、每一扇窗户，直到把整个村庄吹进温柔的梦乡。

